

范学辉 著

宋朝

開國六十年

鼙鼓动地来，烟尘满神州。八姓十三君，生灵遭涂炭。五代乱离，你方唱罢我登场。
千里送京娘，龙虎会邺都。兵变陈桥驿，杯酒释兵权。大宋奠基，一旦云开复见天。
先南而后北，经略幽与燕。沙场鏖战急，金戈化玉帛。三国竞起，英雄无觅孙仲谋。
金匱早预盟，烛影并斧声。祖宗之法立，事业付书生。千古悠悠，华夏风流数大宋。

齊魯書社

宋

朝

開國六十年

范学辉 著

齊魯書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宋朝开国六十年 / 范学辉著. — 济南: 齐鲁书社, 2009.9

ISBN 978-7-5333-2283-0

I. 宋… II. 范… III. 历史事件-中国-宋代 IV. K244.0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71623 号

宋朝开国六十年

范学辉 著

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

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

邮 编 250001

网 址 www.qlss.com.cn

电子邮箱 qlss@sdpress.com.cn

印 刷 山东人民印刷厂莱芜厂

开 本 720×1040 / 16

印 张 16

插 页 3

字 数 231 千

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—7—5333—2283—0

定价: 30.00 元

目 录

第一章 引子:五代群雄太平梦

- 乱世梟雄:朱温灭唐 / 2
- 英雄立马起沙陀:李克用、李存勖父子 / 5
- “小康”之治:后唐明宗李嗣源 / 9
- 草原天骄:辽太宗耶律德光的“大同”梦 / 12
- 三十年致“太平”:商人皇帝周世宗 / 20
- 雨过天晴:步入大宋 / 28

第二章 江湖大侠:宋太祖早年传奇

- 风云际会:龙虎会邺都 / 32
- 洛阳少年:出身军人之家 / 35
- 江湖侠客:一条杆棒显英豪 / 39
- 高平之战:一飞冲天 / 45
- 少壮派将星:编练殿前军 / 49
- 雄关漫道:官拜节度使 / 52
- 如鱼得水:初遇赵普 / 59
- 木牌事件:点检作天子 / 62

第三章 陈桥兵变:不流血开创一个大王朝

- 河北告急:真的还是假的 / 71
- 赵匡胤挂帅:谁拍的板 / 73
- 密谋:选定陈桥驿 / 80
- 兵变序曲:天有二日 / 87
- 黄袍加身:究竟谁在梦中 / 89
- 约法三章:功劳谁属 / 93
- 大宋开国:禅让在子午夜 / 95
- 市不易肆:宋朝“开国气象” / 100

第四章 杯酒释兵权:为国家建长久之计

- 开国第一仗:打出威风 / 106
- 收禁军大将兵权:第一次“杯酒释兵权” / 111
- 奴仆统军:爪牙之臣 / 118
- 制度建设:兵权宜分不宜专 / 125
- 收节度使兵权:第二次“杯酒释兵权” / 132
- 矫枉过正:文盛武衰 / 135

第五章 统一南北:卧榻之侧,岂容他人酣睡

- 先南后北:雪夜访赵普 / 140
- 取两湖:倔强的湖南人 / 146
- 灭后蜀:更无一个是男儿 / 150
- 收南汉:南国烽烟 / 158
- 取南唐:最是仓皇辞庙日 / 162
- 灭北汉:打破太原城的神话 / 169



第六章 经略幽燕:从小三国到大三国

- 建交:赎买燕云 / 175
- 开战:石岭关、高粱河与满城会战 / 179
- 惨败:岐沟关、陈家谷和君子馆战役 / 184
- 金钱换和平:澶渊之盟 / 193
- 东封西祀:挽回颜面 / 199
- 鏖兵西北:党项西夏崛起 / 201

第七章 宫闱风云:亲情与权力

- 以假乱真:金匱之盟 / 209
- 宋太祖誓碑:祖宗之法 / 218
- 烛影斧声:真是谋杀吗 / 222
- 风波迭起:宋太宗立太子 / 228
- 事业付之书生:宋太宗与士大夫文官政治 / 236
- 宋真宗即位:吕端大事不糊涂 / 240

宋朝开国六十年大事年表 / 243

参考文献 / 248

后 记 / 251



引子

忆昔开元全盛日，小邑犹藏万家室。
稻米流脂粟米白，公私仓廩俱丰实。
九州道路无豺虎，远行不劳吉日出。
齐纨鲁縠车班班，男耕女桑不相失。
宫中圣人奏云门，天下朋友皆胶漆。
百余年间未灾变，叔孙礼乐萧何律。

大宋的历史,要从五代写起……

唐昭宣帝天祐四年(907),立国近三百年的大唐帝国轰然倒下。潮起又潮落,花开更花谢!自古无不亡之国,无不败之朝。改朝换代是古代王朝政治不变的定律,是所有王朝的宿命,大唐自然也不例外。不过,大唐的历史尽管走到了终点,大唐曾经作为人类文明灯塔的无上辉煌和荣光,却不会随之灰飞烟灭。那“天可汗”唐太宗李世民开创的万国来贺的“贞观之治”,“太平天子”唐明皇李隆基造就的“开元盛世”,早已在诗人的笔下和人们的心中,幻化为如歌如梦的太平盛世的传奇,超越了一家一姓的兴亡成败,在历史的天空永远定位于永恒。

时势造英雄,英雄造时势。朱李石刘郭,梁唐晋汉周!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五代群雄们,究竟谁是真正大英雄,谁将与唐太宗、唐明皇比肩而立,“太平天子”的桂冠将花落谁家?还是大浪淘沙,重整山河待后生?毕竟,梦还在,希望就在……梦回大唐,一曲慷慨悲歌,古今传唱。

乱世枭雄:朱温灭唐

大唐谢幕,五代登场。

大唐僖宗中和四年(884)五月十四日,深夜,开封郊外四十里的上元驿。下榻于此的大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一行,突然遭到了猛烈的袭击。真相很快大白,事件的筹划者竟是大唐宣武镇节度使朱温!朱、李二人白天尚且把酒言欢,为李克用击败黄巢举行庆功宴,夜间朱温即乘李克用醉酒之机发动突然袭击,并四面

纵火，图谋置李克用于死地。

真是人算不如天算。从天而降的一场瓢泼大雨不期而至，浇灭了大火，李克用本人也及时地从醉酒中清醒过来，在养子李嗣源的拼死护卫下，狼狈不堪地冲出了重围，但他的三百余名卫队被朱温全部消灭。这就是有名的“上元驿事件”。

上元驿，作为五代的起点，被记入了历史。也许并非是巧合，六十六年后的建隆元年(960)，同样是在上元驿，宋太祖赵匡胤兵变于此，最终结束了五代。只不过，那时的上元驿已经更名为“陈桥驿”了……

朱温成功地打破了一个旧世界，他废黜唐昭宣帝，改国号为梁(907~923)，成为五代的第一位皇帝，后梁的开国之君梁太祖。朱温建都东京开封府(今河南开封)，他的开国年号是“开平”，也就是“开创太平”的意思。但他真正开创了一个新的太平时代吗？

据说，朱温素怀大志，有志于“经营王业”，放猪出身、后来参加黄巢起义军的他，了解民间疾苦，也确实推行了不少打击门阀、减轻税赋的利民政策。洛阳地区在后梁时期，就最早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了过来。但除了这一抹难得的亮色之外，整个的后梁时期的国政多乏善可陈。



后梁太祖朱温像

更何况，朱温虽然堪称白手起家的一代枭雄，其刚猛英断，杀伐用兵，皆不输于三国时的曹操，但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急于称帝。从“安史之乱”之后，各藩镇节度使们跋扈称雄，都是各地实际的土皇帝，但他们通常并不尝试用武力推翻唐中央政府，至多是控制朝廷，力图挟天子以令诸侯。这是唐末各藩镇心照不宣的潜规则。

当朱温连弑昭宗和昭宣帝两位大唐皇帝，又贸然将唐室一脚踢开，第一个打破了这一潜规则之后，本来就虎视眈眈的天下群雄，岂能甘居其下，善罢甘休？割据太原、人称“独眼龙”的河东节度使李克用，随即打出了“中兴唐室”的旗帜，割据江南的杨行密、割据四川的王建等等大大小小的军阀，也大多闻风响应。其实，李克用也好，杨行密也罢，这些人也都不好说是是什么大唐帝国真正的“忠臣”，只不过是借题发挥，乐得挥舞朱温免费赠送给他们的“勤王讨逆”的金字招牌罢了。连他自己阵营当中的心腹大将、镇守重镇潞州（今山西长治）的丁会，当得知朱温杀唐昭宗的消息之后，也立即宣布讨伐篡逆，不战而降李克用，致使朱温经略幽州（今北京）、河东的大业功败垂成。

可以说，朱温登上皇帝宝座的那一天，也就是他众叛亲离的开始。这一点，倒十分类似于后来民国的窃国大盗袁世凯的命运。相比而言，当孙权遣使劝曹操称帝时，曹操当即就洞察了孙权的险恶用心：“这小子，不过是要把我放在火炉子上烤！”一笑置之。后来，他又公开表白说：“若天命果真在曹氏，那我就做周文王好了。”经过曹操多年的苦心经营，他的儿子曹丕果然就像周武王一样，水到渠成、顺理成章地坐稳了皇帝宝座。

朱温急于称帝，不但使自己损兵折将，他的后梁政权和朱氏子孙也落了个凄惨的下场。难怪他的大哥朱全昱就当面骂他此举一定会使朱氏“覆宗灭祀”。说到底，朱温毕竟没有曹操的胸怀。

当然，朱温推翻大唐，也与他黄巢起义军大将的本色有关，

从这一点上来说，他当年背叛黄巢投降唐朝，确实是迫于形势所逼。黄巢战败之后，其余部绝大部分归附了朱温，成为朱温势力的主要骨干。由他来置唐朝于死地，也算是曲折完成了黄巢起义军的使命。

英雄立马起沙陀：李克用、李存勖父子

李克用和李存勖父子，则始终以“中兴唐室”为号召，与篡夺大唐的朱温势不两立，李存勖同光元年(923)称帝后也仍然以“唐”为国号，为表示与朱梁划清界限，李存勖还下令将都城由开封迁往大唐的东都洛阳。李克用死后被李存勖追谥为“唐武皇”，李存勖自己则被谥为后唐“庄宗”。

不过，李克用其实不姓李，他出身西突厥沙陀部落贵族，长期活动于代北地区，即今天的山西北部、河北西部和内蒙古中部一带，其祖上本姓“朱邪”，因世代效忠大唐，多次出兵勤王，被唐朝皇帝赐姓为李，并列入了皇室的族谱。李克用和李存勖父子，遂自称大唐后裔，以大唐合法的继承人自居。

李克用因为一只眼睛长得大，一只眼睛长得小，外号“独眼龙”。他自幼骁勇善战，还利用部落当中认干儿子“义子”、“太保”的形式，纠集沙陀、突厥、回鹘、粟特等代北地区蕃汉各民族的雄杰鸇武之士，组建起了一支绝对效忠于他个人的剽悍的武装“义儿军”。

大唐僖宗中和三年(883)七月，李克用率兵南下进关勤王，以三万多一点的兵力，以少胜多，大破黄巢主力十五万众于沙苑(今陕西大荔)附近的梁田阪，杀得横尸三十里，随即一举夺回长安。经此一战，曾称雄天下的黄巢起义军江河日下，迅速败亡。李克用则一举成名，作为绞杀黄巢起义军最凶恶的刽子手，被大唐



封为检校司空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、河东节度使，自此雄居重镇太原。“独眼龙”李克用和他的沙陀铁骑“义儿军”，就此成为令中原军阀们闻风丧胆的噩梦。

李存勖胆勇过人，英武更胜其父，他十一岁开始从军打仗，二十五岁的时候继父位为晋王、河东节度使，执掌河东兵权，一举痛歼了乘李克用之死来犯的后梁精锐，连其死敌朱温闻讯后都模仿曹操称赞孙权的语气，心悦诚服地慨叹道：“生子当如李亚子！”后唐同光元年(923)十月，李存勖力排众议，亲率精骑，置梁军的纠缠于不顾，出其不意地直取后梁都城开封，不仅颠覆了后梁政权，为朱梁、李唐二十年夹河苦战画上了句号，更是古代战争史上的经典杰作，堪称“斩首行动”的范例。

此前，李存勖已先后消灭了幽州刘仁恭、刘守光等当时的枭雄，制服了成德(治河北正定)、魏博(治河北大名)等地半独立的河朔强藩，这是自唐代“安史之乱”之后，整个华北地区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统一。他还一度统一了四川，并多次击败了契丹的开国君主耶律阿保机，将契丹的势力牢牢阻挡在幽州之外。李存勖时期的后唐，是整个五代时期版图最大的。

更为传奇的是，李存勖以冲锋陷阵为乐，在向敌阵发起冲锋的时候，李存勖本人和全军将士往往都要齐声高唱战歌，伴随着军乐队的奏乐，真正是凯歌行进，响遏行云。这些慷慨激昂的战歌，都是由李存勖亲自吟诗作赋，亲自作词作曲，人称“御制歌”。

李克用和李存勖父子叱咤沙场的壮举，使他们成为五代家喻户晓的英雄传奇，被尊奉为“战神”。宋太祖的父亲赵弘殷，就是李存勖的追随者，宋太祖本人也是以李存勖为偶像，他在即皇帝位后，曾经专门礼聘了一位曾经侍奉过李存勖的宦官李承进，专门向他打听李存勖的事迹。宋太祖自己也酷嗜音乐戏曲，在军中组建了颇具规模的军乐队“钧容直”。这一切，显然都有李存勖

的影子。

毫无疑问，李克用和李存勖父子是五代最出类拔萃的、最优秀的职业军人，他们统率的沙陀铁骑是五代历史上最为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。但是，正所谓“马上”得天下，却不能“马上”治天下。仅凭强大的武力，未必能打出一个太平盛世来。一名优秀的军人，若要成为称职的政治家，还必须要经过痛苦转型的过程，否则就难免在战场上称雄，却在政坛上被淘汰。李克用父子的军事生涯，可以称之完美而无愧，但他们作为政治人物却是比较失败的，甚至较之于老对手朱温也尚逊一筹。

李克用空负足以睥睨当时的沙陀铁骑，却在朱温连珠炮似的打击下一筹莫展，长期局促于太原一隅。他没能在政治上打开像样的局面，拿不出什么办法，以至于纵容士兵自行烧杀抢掠，当然难以成事。可以说，李克用骨子里只是沙陀铁骑的军头，至多只是优秀的河东节度使，而不是合格的“晋王”。

李存勖登上皇帝宝座之后，虽贵为皇帝，依然百分百地保持着军人的本色，没大仗可打的他意犹未尽，或者是成天带队行围打猎，围剿豺狼狐兔；或者是变本加厉地痴迷于梨园戏曲，在



后唐庄宗李存勖像

粉墨登场当中寻找厮杀的感觉。他还为自己起了个艺名“李天下”，但这位“李天下”，实在是只知如何“打天下”，哪知如何“理天下”！

可以说，李存勖从来就没有真正找到过做皇帝的感觉，对军中的部下，他懂得克尽统帅职责，尽可能地重赏厚赐以收其心，然百姓疾苦、国计民生等皇帝的分内之事，他就既不擅长，更没有什么兴趣。据李存勖本人所说，他十三岁的时候就通读了儒家的经典《春秋》，还曾多次亲手抄录。但从他称帝后的所作所为看，他的这一说法，要么纯属自我夸耀，要么就仅是死记硬背，根本就未能体会到儒家经典中安邦治国精髓的一分一毫。

李存勖的夫人刘皇后则是贪财好货。为勒索钱财，她竟然覬颜认当时的洛阳首富张全义为干爹，当刘皇后穷困潦倒的亲爹上门认亲的时候，却被她命人一顿乱棍给打了出去。偏偏李存勖有“爱美人”的英雄通病，对如此一位夫人言听计从，任由她搜刮民脂民膏，还下令各地缴纳的税赋贡品都要先运送皇宫内库，经由刘皇后过目挑选。如此一来，本来就一团乱麻的政府财政更加吃紧，连军饷都无法按时发放，刘皇后私人所藏的金银财宝堆积如山，但却一毛不拔。

枢密使郭崇韬是李存勖的谋主，他在军事上是一位干才，但在政治上也十分的短视。因为姓郭，郭崇韬就自称大唐名将郭子仪之后，装模作样地以名门望族自居，还以提拔、扶植崔、卢、李、郑等为代表的“中朝士族”为己任，对真正有能力的人，反而以“家无门阀”为理由拒之门外，演出了一场乌烟瘴气的门阀贵族卷土重来的闹剧。

后唐君臣行事如此，焉能不败？果然，同光四年（926）四月，李存勖就在主要由一群伶官发动起来的政变当中戏剧性地死于非命。此时，距离他灭亡后梁，才不过刚刚过去短短的两年多一点儿的时间。

“小康”之治：后唐明宗李嗣源

相比而言，李克用的养子后唐明宗李嗣源，倒是在治国理政方面颇有些建树。天成、长兴(926~933)七年之间，他开创了五代一个“年谷屡丰，兵革罕用”的难得的“小康”局面。

李嗣源，外号“李横冲”，沙陀人，自幼追随李克用，以“义子”的身份担任李克用的贴身亲兵卫士。上元驿事件的时候，年仅十七岁的李嗣源拼死冲杀，护卫李克用，当被逼到墙角的生死关头，李嗣源以罕见的神勇，背负着李克用跳出墙外，得以逃脱了朱温的追杀。从此之后，李嗣源就被李克用视为心腹爱将，在李氏父子军中青云直上，由亲兵卫士而卫士长，由卫士长而独当一面的大将，由大将而中书令、蕃汉内外马步军都总管，成为后唐禁军的最高统帅。同光四年(926)兵变爆发后，李嗣源受命平叛，但当他率兵迅即南下收拾残局时，却被部下们拥戴，登上了皇帝的宝座。此时，他已经年逾六旬。

李嗣源虽然也是起家沙陀军人，但与李克用父子相比，他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那就是：李氏父子世袭酋长，是沙陀最为显赫的部落贵族，而李嗣源幼年时连自己的姓氏都没有，只有一个小名“邈佶烈”，被李克用收养为义子之后方得名“李嗣源”。李嗣源也没有受到教育的机会，毕生大字不识一个，当了皇帝之后，看不懂大臣们所上的奏章，只能是让人念给他听。可见，李嗣源完完全全是出身贫贱的部落平民。早年的平民生活，加以多年充当性情暴戾的李克用的亲兵卫士的经历，都使他养成了谨小慎微、深沉稳重的性格。

身为大将的时候，李嗣源作战勇猛，战功最大，但从不争功，更不跋扈，表现得十分的低调。因此，尽管有人以“功高位重”、功

高震主为理由,建议庄宗李存勖早日除掉他,而李存勖也对他产生了怀疑,曾一度解除了他的兵权,但李嗣源终于安然渡过了危机,重掌兵权,靠的就是韬光养晦,让李存勖既抓不着什么把柄,又低估了他的能力和雄心。当然,这并不是容易做到的。

登上皇位之后,李嗣源一如既往地较为低调,表现得颇有自知之明。和庄宗李存勖相比,李存勖奢侈淫逸,后宫佳丽三千人,充斥着来自幽州(今北京)、镇州(今河北正定)和定州(今河北定州)各地的美女。李嗣源生活俭朴,将她们大部遣散,后宫中仅留百余名老年宫女负责洒扫,年轻漂亮的都放出宫去,与家人团聚。在古代帝王当中,这一直是被视为很难得的“盛德”之举,自然也减轻了朝廷财政供应的负担。李存勖曾向功臣们竖起手指,傲气而又嚣张地说:“我从十个指头上得天下!”李嗣源却谦和地表白:“我是被大家拥戴到这个位子上的,哪里能治理天下!”李存勖擅长吟风弄月,自夸手抄《春秋》。李嗣源目不识丁,却喜欢听儒生讲解儒家经典,向他们请教和从中体会治国安邦的道理,更勇于承认自己治国才能有限的事实,放手重用冯道、任圜、赵凤等汉人士大夫为宰相。

冯道此人后来在历史上的形象不太光彩,但此时的冯道,风华正茂,全然没有“长乐老”的世故和暮气,他担任宰相之后,不顾高门大族们的冷嘲热讽,大刀阔斧,断然将滥竽充数的门阀子弟从朝廷中撵了出去,破格提拔、任用了一大批有才能、有见识的平民才俊之士,使得后唐庄宗以来门阀回潮的逆流为之丕变,尚不愧为“真士大夫”。任圜也是一个“以天下为己任”的人,性格耿直,而且精于理财,他出任宰相兼财政主管三司使之后,不到一年的时间,朝廷的府库都充裕起来,军民的生活也得以改善。

李嗣源充分发挥了汉人士大夫们治国理政的才华,又清除了宦官、伶人等乱政的毒瘤,使得庄宗末年乌烟瘴气的朝政,很快就焕然一新。

尤其难得的是，贫贱出身的李嗣源即使在登上帝位之后，仍然没有完全忘本，对民间的疾苦总有一份割舍不下的共鸣，一首控诉苛政重税的《伤田家诗》：

二月卖新丝，五月巢秋谷。

医得眼下疮，剜却心头肉。

我愿君王心，化作光明烛。

不照绮罗筵，偏照逃亡屋。

就能让他泪眼婆娑，当即下令废除两税加耗等多项苛捐杂税，还专门让人把这首诗誊录在卧室的屏风上，时常吟诵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，总令他怒不可遏，痛斥他们都是罪该万死的“老百姓的蠹虫”，曾一口气下令处死了三四名州刺史一级的高级贪官……

直到一百多年之后，当宋朝史学家欧阳修编撰《新五代史》的时候，他仍然亲耳听到了许多民间口耳相传的关于后唐明宗李嗣源“为人纯质，宽仁爱人”、“纯厚仁慈”的佳话，于是挥笔泼墨，为李嗣源写下了这样一段激情洋溢的赞语：明宗“不迹声色，不乐游畋。在位七年，于五代之君，最为长世，兵革粗息，年屡丰登，生民实赖以休息”。

七年的“小康”之治，时间不算长，但其意义却无法低估。按史书的记载，后唐天成元年(926)，李嗣源登基之后，每天晚上都在皇宫中焚香向上天祷告说：“我是一个胡人，只是因乱世才被众人拥戴到皇帝的位子上，但愿上天早日降生真正的圣人，为万民之主。”因宋太祖赵匡胤恰恰出生在天成二年(927)，宋人在谈论这段历史的时候，这往往是他们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。范仲淹、苏轼等宋代的名流们，就异口同声地说：“我太祖皇帝应期而生。”“应期”云云，当然是神化宋太祖，不足为凭，但也不能说是纯属无稽之谈，因为，范仲淹们毕竟讲明白了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：